

特朗普的「屎坑論」是故意的無知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特朗普總統最近發表了「屎坑論」，在某次討論改革移民政策的會議結束之後，民主黨議員狄氏·杜平（Dick Durbin）指出：在會議中特朗普質疑為什麼美國會收容好像海地、薩爾瓦多等「屎坑」（s***hole）國家的移民，這傳聞一經散播，便引起了軒然大波，假若傳聞屬實，那麼泱泱大國的最高領袖說出如此侮辱性和粗鄙的說話，在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三種為特朗普辯護的講法：第一，共和黨議員大衛·珀杜（David Perdue）和湯姆·格頓（Tom Cotton）說特朗普並沒有辱罵那些國家是「屎坑」，他只是說「屎屋」（s***house）。其實，這種辯護是於事無補的，無論是「屎坑」還是「屎屋」，這都是充滿歧視性和侮辱性。

第二，白宮新聞秘書薩拉·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呼籲大家應該聚焦於移民法例的改革，而不是將視線轉移到總統的粗鄙語言來浪費時間。可是，這並不是傳媒或者大眾故意對特朗普的言論小題大做，而是他自己挑起這個火頭，說人家轉移視線是本末倒置；還有，這事件不單止是言語粗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極難聽的說話反映了特朗普種族主義的心態。

第三個開脫的說法是出自已故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外甥艾薩克·法里斯二世（Isaac Newton Farris Jr.），他認為特朗普表現出種族主義的言行，但心底裏他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只是在種族問題上「無知和缺乏資訊」（racially ignorance and uninformed），簡單地說，不知者不罪。最後一點是本文集中討論的議題。

到底無知和缺乏資訊是不是一個值得原諒的理由呢？在開始分析之前，我們需要界定什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無知，根據心理學家蘇珊·摩里（Susan Smalley）所說，無知有三種，第一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普通無知」（ordinary ignorance），一個人並不可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樣樣都懂，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比方說，筆者對機械工程一無所知，當汽車發生故障時，我只能夠將汽車送到修車廠修理，雖然太太很希望我是一個「萬能雜工」（handyman），可惜我不是，我令她太失望了！結果，我只能夠因著無知而在修車廠任人魚肉，但這種普通無知是中性的。

另一種無知是「高等無知」（higher ignorance），這種無知是直是值得欽佩的。舉例說，即使一個神學家窮畢生精力去研究聖經，但到最後他仍然無法參透上帝的奧秘；一個

物理學家用盡所有方法去探索宇宙的基本結構，但到最後他仍然無法明白宇宙的最終真相。在這情況之下，神學家和物理學家只能夠承認自己的無知，這種高等無知反映出一種謙卑態度。筆者在學術上十分謙虛，我十分榮幸自己擁有這種高等無知。

可是，第三種無知是不可取的，那就是「故意的無知」（willful ignorance），那就是當事人有能力和應該去搜索資料，但他卻逃避責任，跟著以「我不知道」作為擋箭牌。最近筆者到加拿大旅行，我租了一輛汽車，由卡忌利開車到班芙國家公園，加拿大採用公制，汽車限速以公里顯示，但美國仍然採用英制，汽車限速以英哩作準。如果我開快車而被警察抄牌，我能否對警察說：「我不知道怎樣將公里轉換為英哩，不知者不罪，你應該取消告票。」警察當然不會接納我的藉口。又例如一個學生在考試中交白卷，然後對老師說：「我沒有讀書，所以我沒有任何資料去回答試卷上任何問題，我表現出無知的行為，但心底中我並不是一壞學生，請不要給予我不合格的成績。」老師會對學生說：「你有責任讀書，但你沒有盡責，我會給你一個『F』級成績，我表現出對你殘酷的行為，但心底中我是十分愛你的。」

特朗普的無知並不是第一種的普通無知，更加不是第二種的高等無知，而是第三種的有意無知。首先，身為世界首強的總統，他可以吩咐手下為他蒐集資料，或者詢問智囊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職責是作出影響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的決策，基於事實而慎言是責無旁貸的。

有意的無知並不是藉口，特朗普在心底中是種族主義者，有諸內，形諸外，他的言行是發自內心的。

2018.1.18

Video ver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1jQPeBD5x0&feature=youtu.be>